

布拉戈耶夫著

馬克思主义还是
伯恩施坦主义？

魏 城 馮維靜譯

馬克思主义还是 伯恩施坦主义？

布拉戈耶夫著

魏 城、馮維靜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一九六四年·北京

Д.Благоев
МАРКСИЗМ ИЛИ

БЕРНШТЕЙНИАНСТВО?

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译出，原书名
«ЧТО ТАКОЕ СОЦИАЛИЗМ И ИМЕЕТ ЛИ ОН
ПОЧВУ У НАС?» («什么是社会主义，它在我国有没
有基础?»)° 中译本在文章的编排顺序上有变动。

马克思主义还是伯恩斯坦主义?

〔保〕布拉戈耶夫著
魏 城、馮維靜譯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56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 $6\frac{1}{2}$ ·插页1·字数155,000

1964年7月第1版

1964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02·112 定价(六)0.71元

印数0,001—6,700

出版者說明

第米特尔·布拉戈耶夫(一八五六——一九二四年)是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派——紧密派——的創始人，馬克思主义在保加利亚最早的传播者。他不仅对保加利亚的革命有很大影响，也是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期整个巴尔干半島的著名革命家。

布拉戈耶夫于一八五六年六月十四日出生在馬其頓南部一个貧穷的手工业者家庭中。在他出生和成长的年代，正是保加利亚人民爭取从土耳其的羈轡下解放出来的斗争日趋高涨的时候，这使他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受到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并且参加了实际斗争。一八七八年，他到俄国求学，并积极参加大学生的革命活动，接受了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是他走上馬克思主义者的道路的开始。一八八三年他在俄国组织了俄国最早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組之一，即“布拉戈耶夫小組”。这个小組曾经在俄国出版过两期《工人报》，列宁对这个报纸有很高的评价，說它“几乎是一八八三——一八九五年这十二年中在俄国創辦社会民主主义工人报刊的唯一的一次尝试”^①。到了一八八五年，由于《工人报》在彼得堡工人中間受到欢迎，布拉戈耶夫小組的活动为沙皇的警察所偵悉，布拉戈耶夫于是遭到逮捕并被逐返国。以后就开始了他在保加利亚国内的革命活动。

布拉戈耶夫在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通俗化方面，也是有很大贡献的。收在本书里的五篇論著，都是他在保加利亚从事革命活动时期的著作。

《馬克思主义还是伯恩施坦主义？》和《机会主义还是社会主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五卷，第242—243頁。

义?》两文，反映了当时保加利亚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两个派别——以布拉戈耶夫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派和以楊·薩克佐夫为首的机会主义派的斗争。在《马克思主义还是伯恩施坦主义?》一文中，布拉戈耶夫从批判伯恩施坦主义下手给了保加利亚的机会主义者以沉重打击。布拉戈耶夫对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的“論据”作了分析和批判，指出伯恩施坦所发挥的“理論”无非是“集所有一切歪曲马克思主义学說的肤浅而无耻的‘批判’的大成”，是“资产階級思想家和资产階級社会主义思想家所有‘批判’馬克思学說的較有系統的叙述”(本书第2頁)。布拉戈耶夫說，伯恩施坦的主要目的是动摇对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学說的科学性的信心，伯恩施坦虽然能影响“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义者”和动摇分子，但是他不可能动摇整个社会民主党。布拉戈耶夫揭穿以楊·薩克佐夫为首的机会主义派只是簡單地把伯恩施坦主义移植到保加利亚土壤上来，他們偷运伯恩施坦的“理論”和“策略”，企图使社会民主党成为社会改良的党，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階級“联盟”。布拉戈耶夫在这里还提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可是他沒有彻底坚持这个論点。在布拉戈耶夫以及整个紧密派后来的言論和活动中，像季米特洛夫后来所指出的那样，“沒有把无产阶级专政問題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問題提出来”^①。

在《机会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文中，布拉戈耶夫由于受到当时出版不久的列宁的《怎么办?》一书的影响（虽然他当时錯誤地把列宁当做普列汉諾夫的笔名），对保加利亚机会主义者的批判更加尖銳有力了。他对机会主义者贊美工人运动中的自发力量、蔑視馬克思主义理論在階級斗争中的作用加以駁斥，并揭露他們企图使党脫离馬克思主义原則、把党引向机会主义道路的阴谋。他

^①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見《季米特洛夫选集》，俄文版第二卷，第579頁。

看到机会主义者企图从内部来瓦解党和工人运动的巨大危害，认识到必須与机会主义者断然决裂。由于以布拉戈耶夫为首的馬克思主义革命派的积极斗争，终于在一九〇三年的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把机会主义分子从党内清洗出去。

十月革命爆发之后，布拉戈耶夫热情支持这一无产阶级的革命，并且积极反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对十月革命的誣蔑。他在《专政还是民主》这篇文章中根据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的論点，駁斥了考茨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鼓吹“純粹民主”的濫調。不过，他說考茨基之流的第二国际领导人所以对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抱敌視态度只是由于“对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任务的理論的革命涵义理解得不够深刻”（本书第187頁），則是錯誤的。

《什么是社会主义，它在我国有沒有基础？》一文結合保加利亚的实际情况闡明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說的正确性。当时在保加利亚有一些民粹主义者在积极活动，他們无視資本主义在保加利亚实际上已经发展起来的情况，硬說保加利亚是一个小私有者国家，沒有发展資本主义的条件，也不可能形成无产阶级，因而也就不会有传播和实行社会主义的基础。布拉戈耶夫在这篇文章中給这种論点以迎头痛击，說明社会主义制度千百倍优越于資本主义制度和小生产，而社会主义的胜利則是历史发展規律的必然結果。他特別針对民粹主义者抹煞阶级斗争的情况着重指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資本主义发展的客觀进程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了条件，工人阶级必須积极进行不可調和的阶级斗争，力求掌握政权。布拉戈耶夫用保加利亚人民生活中的具体材料确凿地证明保加利亚已经走上資本主义道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因而在保加利亚是絕對存在着实行社会主义的基础的。

但是，在这篇文章中还包含有一些錯誤观点。最主要的是，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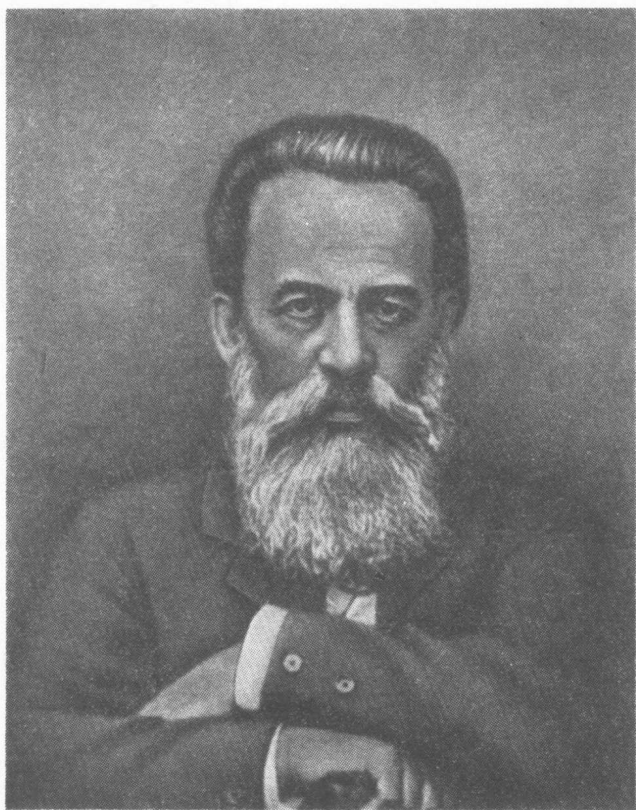
布拉戈耶夫自己后来也提到过的，其中还留有拉薩尔的机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布拉戈耶夫一方面強調階級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指出无产阶级应当取得政权，但是他又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经济发展进程本身的原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使生产资料由私有变为公有”，从而引导社会“走向社会主义”。因此，他认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实现社会主义的最主要的方法是普选权、自由选择和自由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等合法手段，而没有强调无产阶级必须通过革命斗争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事实上，统治阶级不可能自愿退出历史舞台，不经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是不可能自动实现的。列宁说得对：“历史证明，从来没有一个被压迫阶级，不经过专政时期即夺取政权并用暴力镇压剥削者的最猛烈最疯狂的反抗，就取得了统治，就能够取得统治。”^①而“反动阶级总是自己首先使用暴力，发动内战，‘把刺刀提上日程来’”^②，所以，只强调合法手段而不同时对革命的非和平发展作好充分的准备，那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收在本书中的，还有一篇阐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著作《学习马克思主义！》。这是布拉戈耶夫为了加强党内理论修养在一九一三年写的。它通俗而扼要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并且指出三者之间的联系。布拉戈耶夫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学说时强调它的阶级性和革命性，重视阶级斗争理论，以此来反对机会主义。但是，像上面说过的那样，紧密派没有把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问题提出来，这在本文中也得到了反映。此外，布拉戈耶夫对于历史上主观因素的作用也估计不足，从而夸大了经济规律的作用。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28卷，第435页。

② 同上书，第9卷，第117页。



目 录

馬克思主义还是伯恩施坦主义?	1
机会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23
什么是社会主义,它在我国有沒基础?	48
作者前言	48
第一章	50
第二章	65
第三章	81
第四章 社会主义在我国有沒基础?	94
第五章 結論	118
学习馬克思主义! 馬克思主义学說学习指南	125
前言	125
初学馬克思主义学說的书目	127
第一部分 馬克思主义的进步观	127
第二部分 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127
第三部分 通过实际运用来解释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辯证法	127
第四部分 通过运用馬克思主义分析历史过程来解释馬克思主义	128
馬克思主义学說学习指南	128
导言	128
第一部分	130
第一章 馬克思主义的进步观(关于书目的第一部分)	130
第二章 进步或者社会发展是怎样发生的?	137
第三章 社会经济基础变化的原因	143

第四章 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認識和辯证方法(关于书 目的第二部分)	148
第二部分	155
第一章 通过实际运用来解释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关 于书目的第三部分)	155
第二章 通过运用馬克思主义理論分析历史过程来解释这一 理論(关于书目的第四部分)	175
专政还是民主	186
注 释	196

馬克思主义还是伯恩施坦主义？¹

評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伯恩施坦的“理論和策略”。

——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論和黑格尔的辯证法。——我們的伯恩施坦派和社会民主工党。

作为写作本文的緣起的，是譯为保加利亚文的前社会民主党党员爱·伯恩施坦的名为《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²。早在此书保加利亚譯本問世之前，《新时代》杂志上就已经发表了关于此书的許多文章，有創作的，也有翻譯的。虽然如此，我們却又重新对它加以注意，則其原因不在于其内容有什么特殊的价值，而在于某些对馬克思的学說知道得很少的党员，受到了对馬克思主义的这种伯恩施坦式的“批判”的影响，并在这种影响下极力破坏党干部对馬克思主义原則的信任，企图使社会民主工党脱离这些原則、脱离以这些原則为根据的无产阶级的策略。但是說他們想要用伯恩施坦主义来代替馬克思主义，他們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同时我們要指出，在这些少数党员之中，有一些人不久之前曾在报刊上批判过伯恩施坦的观点，可是近来却成了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内伯恩施坦主义的拥护者。

实质上伯恩施坦主义在我国文献上已经不是什么新东西。伯恩施坦主义在社会主义陣营中出現以前在敌对的陣营中就曾鼓吹过了。大家知道，閔采斯和派斯馬尼克³，特别是后者，早就向我們推荐过社会民主工党某些党员現在在伯恩施坦这本书的影响下

所鼓吹的貨色。事實上伯恩施坦這本書不是集所有一切歪曲馬克思主義學說的膚淺且無恥的“批判”之大成又是什麼呢？伯恩施坦這本書不外是資產階級思想家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思想家所有“批判”馬克思學說的較有系統的敘述。也許這本書的唯一的功勞僅僅是把這種“批判”全部集在一起。唯一的新穎之處只在於這整個“批判”署上從前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德國社會民主黨黨員的名字，而對工人階級抱着善意的假面具出現。實質上在這種假面具後面隱藏着純粹個人心理的動機。在這方面有些德國同志認為伯恩施坦的行為是對無產階級和社會民主主義的公開背叛，這些同志是對的。可是我們黨內也可以找到一些黨員，他們希望不經長久思考就悄悄地並且非常匆忙地把這種背叛當做科學的最新發明推薦給保加利亞社會民主黨^①。

考察伯恩施坦這本書就是考察此書出現以前所有一切反對馬克思學說的“批判傑作”。在這裡我們不能這樣作。我們的目的不同，並且也沒有必要這樣做，因為在我們社會主義文獻中反對諸如

① 保加利亞伯恩施坦主義的鼓吹者之一，甚至是伯恩施坦主義主要的鼓吹者：即伯恩施坦的《前提》的譯者，除了收集在《工人黨內的內訌》這一小冊子中對我的各種謊言和誹謗之外，又增加了自己胡編的捏造，即說我在讀伯恩施坦的書之前就寫了關於該書的評論。到現在為止我沒有寫過專門評述此書的東西。也許我順便在某個地方寫過關於伯恩施坦的回憶，那也只是根據我所知道的事實和他以前的一些文章。至於他的《前提》一書，則我是在反對它的一些批判文章出現以後不久讀它的德文本的。並且我當時還是從翻譯者本人那里拿來讀的。是否他不記得了呢？不，他記得很清楚，並且正因此而急急忙忙地昭告于世，說我的德文很差。在這裡德文好還是差沒有意義，重要的是我們的伯恩施坦派認為這種“論戰方式”比我的更體面。

《前提》的同一位譯者通過《工人通報》⁴ 急匆匆地通知說，對小冊子的意見沒有使他信服，並提出請繼續論戰。這豈不是怪哉！有一些人有關各種原因（也許是在問題的實質之外的）的任何理由都不能使他信服，特別是當某種“科學的最新發明”（對他們來說伯恩施坦主義就是這種“科學的最新發明”）的鼓吹者如此匆忙地產生的時候，不能使他信服，對於這些人有什麼辦法呢！

此类的“批判”的文章已经写出了许许多多，也有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卡·考茨基、格·普列汉诺夫、保·拉法格等等的一连串的譯本。我們在这里仅仅談談伯恩施坦这本书的某些方面，即那些我們的伯恩施坦派特别注意而又不指明出处的方面。

伯恩施坦写《前提》一书所抱的目的是要证明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是有毛病的，应该用另一种策略来代替它。可是他同其保加利亚的毛手毛脚的学生不同，他知道得很清楚，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是同馬克思的学說有密切联系的，即同唯物主义历史观、同辯证方法、同价值学說、同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說有密切联系的。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学說是社会民主党策略的基础；要证明不需要这种策略，这种策略是錯誤的，就应该先证明，其基础本身即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学說也是不需要的、錯誤的。伯恩施坦在其《前提》一书中就是这样做了。伯恩施坦这本书的基本思想是：“运动”、前进运动是最重要、最本质的东西，要說明运动，既不需要唯物主义历史观，也不需要辯证方法（伯恩施坦把辯证方法說成是馬克思学說的主要禍害），既不需要价值学說，也不需要阶级斗争。照他看来，所有这一切，即馬克思学說，不仅是不需要的，而且是前进“运动”的主要障碍，因为它使自由资产阶级害怕，吓坏了爱好和平的民主分子。伯恩施坦的主要思想就是如此。可是說馬克思主义学說对于理解“运动”不需要，——就是使自己处于可笑的地步。保加利亚的伯恩施坦信徒及他这本书的譯者就处于这种可笑的地步。伯恩施坦所耽心的是对他在出版《前提》一书之前所处的那种地位的諷刺性估計过低，所以力图借此提出哪怕是表面上的反对馬克思学說的論据。現在我們来談談其中若干論据。

第一，伯恩施坦这本书的特色是思想非常曖昧、模糊，堆滿了生造的、讀者不习惯的詞藻和用語的拙劣的譯文又加甚了这一点。这本书給人一种不自然的、矫揉造作的、沒有经过消化的印象，甚

至使人感到最清楚的思想也故意歪曲了的。因此它具有最粗浅的矛盾。伯恩施坦当然从唯物主义历史观开始其“批判”。可是一开始却是一个非常别开生面的緒論。照伯恩施坦看来，任何学說都由两部分組成：基本的和应用的。前者是不变的，后者是可变的。哪一部分是基本学說，哪一部分是应用学說，从伯恩施坦的书里不可能得到理解。他没有举一个例子。同时他硬說学說的不变部分可以始終不可动摇（当然如果它正确的話），而应用部分則是在改变着的，或者甚至完全錯誤而被抛弃。把学說分为这样两部分对于伯恩施坦來說是必要的，因为他想成为不要馬克思学說的“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不把馬克思主义学說分为上述两个部分就不可能这样做。于是馬克思主义学說中一切伯恩施坦所不喜欢的东西，就将成为可以抛弃的“应用”部分。比如，馬克思主义的辯证法就为伯恩施坦所特別不欢喜，因为馬克思主义的辯证法論证了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活动。因此对他說来辯证法不仅是馬克思主义的“应用”部分，而且簡直是异己的、因为热中于黑格尔哲学而粘附上去的部分。馬克思主义关于价值和階級斗争的学說也是“应用部分”，因为它们侮辱了和吓坏了資產階級和民主分子，所以为伯恩施坦所不喜。因此，照伯恩施坦看来也可以把它们抛弃而无損于社会主义学說。实质上对伯恩施坦來說馬克思的全部学說整个都是“应用的”，只有社会主义他认为是“基本”部分，而关于社会主义却又不能談什么确定的东西。在伯恩施坦那里一切都是社会主义：爭取自由主义——是社会主义；扩大权利和民主制度（順便說說，这些是无产階級階級斗争的果实）——也是社会主义。一般地說，一切向前的运动，照伯恩施坦的說法都是社会主义。因此他說，对他來說，有意义的是运动，而不是終极目的。对于伯恩施坦有意思的是，社会是否在向前运动，而不是終极目的，因为照他看来，运动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同时他所謂的运动，是向自由主义和民主制

度的运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消灭现存制度并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即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和共同分配产品的制度来代替它，无产阶级的这个意图既然为伯恩斯坦所不喜，对于他来说就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是马克思学说的“应用”部分。最后，这对于伯恩斯坦来说所以没有意义，是因为这不是必然的，是因为唯物主义历史观与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比较起来也不是决定论的。谁又知道社会是否正向这个目标运动呢？伯恩斯坦就用这种方法“修改了”、“根除了”、消灭了马克思主义！

照伯恩斯坦看来，唯物主义历史观，或马克思的历史学说，必然是“有限制的”。照他看来，这种限制在于考茨基所说的社会发展的动力不仅在于物质条件，而且也在于思想意识。伯恩斯坦说道：“现时正在应用的唯物主义历史学说，应当指它的修改过和改良过的形式；这就是说它除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影响之外，还指每个时代的法律和道德概念、历史和宗教传统，地理及其他自然条件的影响（人的本性本身及其精神能力也属于这些自然条件）”（第22页）。往下又说：“无论如何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同它的作者最初呈献出来的完全是另一种形式的。这是从它本身演化出来的，在其绝对意义方面受到了限制。如我们所表明的，任何理论的命运都是这样的。”（第27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从来不忽视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发展。马克思在自己著作的许多地方非常清楚地着重指出了这种影响。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来说，问题不在于意识形态有否影响，——它并不否认有影响，——而在于意识形态的产生、意识形态的实质，而意识形态影响的主要程度是由“物质的运动”决定的。至于科学、艺术、法律、宗教和其他制度和概念会影响发展——这是没有怀疑、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它们影响至何种程度？“唯物主义历史学说”回答说：它们影响的程度是由“物质运动”决定的。无论

怎样的“意识形态形式”的发展和影响都不能超过“物质运动”的限度，都不能脱离“物质运动”而发生。比如，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的发展，尤其是影响，在近代的初期是很微弱的，这显然是因为“物质运动”还很微弱。“物质运动”越发展，即资产阶级生产的物质条件越发展，资产阶级自由概念以及一般地新的社会关系的概念也就越发展（就在人的头脑中的认识和人们中间的传布来说），就越是发生影响。社会主义思想在比利时比在保加利亚发展得更快，所起的影响更强烈。为什么？显然是因为比利时是一个较强的“物质运动”的国家，而保加利亚则是较弱的“物质运动”的国家。说“科学、艺术及相当广范围的社会关系现在对经济和作为经济力量在起作用的自然界的依赖较少”，这是不正确的。在那些“经济”不发达的国度内，科学、艺术和“社会关系体系”也不发达。反之，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度内，科学、艺术和“社会关系体系”得到较为重大的发展。这是非常清楚的，甚至资产阶级哲学家也承认。比如，泰纳在其《论艺术》一书中，用依赖于“物质运动”的“经济”发展的程度来说明各国艺术的发展⁵。要是是这样的话，那末伯恩施坦说现在意识形态依赖“经济”较少，说“因此技术—经济的发展和其制度发展之间的因果联系成为越来越不直接的，越来越间接的；同时技术—经济发展的自然必然性对于建立和形成制度成为越来越没有意义的”，——这是完全不对的。这样，伯恩施坦只是混淆了概念。他说，现代社会更富于独立于“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学说。可是，第一，这些学说哪里来的呢？凡是没有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物质运动”的地方，就不可能有意识形态。第二，要是“现代社会更富于意识形态的学说”，这只是说现在“物质运动”远比过去时代重要。其他的看法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否则就应该假设意识形态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或者是人们的天赋的品质。无论前者或后者都是不能假设的。可是在这种场合意识形态对“经济”的依赖

性是显然的。

由上所述可以得出結論說：意识形态的起源、发展和影响是由“经济”和“物质运动”决定的，“技术—经济发展的自然必然性”决不会“对于建立和形成制度”成为“越来越沒有意义的”，而是相反地，保持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指出的同样的力量。可是在馬克思的历史學說中找出“局限”对于伯恩施坦是必要的，以便把它說成“同它的作者一开始所提出的完全不同的形式”。唯物主义历史觀在其制訂者那里是否确实“演化”了并发生了“局限”呢？照伯恩施坦看来是如此的。他是从恩格斯在一八九〇和一八九五年所写的两封信得出这样的結論来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的最初一批理論家之一的普列汉諾夫在《共产党宣言》（保加利亚譯本以单行本出版，书名为《馬克思的历史學說》）序言中解釋得很好，他說恩格斯的这两封信絲毫沒有同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提出的唯物主义历史觀的原理相矛盾。这就是說，恩格斯在这两封信里所发表的思想無論如何也沒有构成“局限”。因此沒有任何必要来詳談这个問題并证明伯恩施坦对这两封信的解說不正确。对这个問題感兴趣的讀者最好仔細地讀一讀上述小冊子。

如果对伯恩施坦來說馬克思的历史學說不是馬克思學說的“基本”部分，如果它是“应用的”、改变着的部分的話，則如上面已经指出的，辯证法是与馬克思主义的學說完全背道而馳的，不仅如此，而且它是馬克思學說的“背叛的”因素。伯恩施坦說道：“这种辯证法是馬克思學說的背叛的、背信弃义的因素（das Verrätherische），它是对事物进行彻底的邏輯考察的障碍”（第47頁）。这里所談的是黑格尔的辯证法。大家知道，受过黑格尔哲学訓練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抛弃了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方面，接受了辯证法，并把它应用到社会发展上去。照伯恩施坦看来，馬克思主义學說正因为接受了黑格尔的辯证法而失去了它的科学性。伯恩施坦特别